

高原的性格

■李攀奇

一处精神高地。来到高原，我们很快把寻访“党旗山”提上日程。新疆军区某哨所位于高山之巅，乘车从山底走向哨所，需要经过59道回头弯，大概走到第8个弯道时，就能看到这座“党旗山”。

在这里采访，战士们谈得最多的，就是自己从老兵身上学到的光荣传统。一次执行紧急任务，哨所官兵在行军4天后，出现了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老兵们不约而同地将食物和饮用水让给了年轻战士，夜间他们安排年轻战士在帐篷里休息，自己却在风口站岗。老兵们言传身教，年轻战士们学习着、模仿着，直到他们当了班长骨干，再将优良传统传给新一代戍边人。一代代哨所官兵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党旗山”，守护着祖国的边疆。

离开哨所时，我一次又一次回头望去，头顶是象征信仰和力量的“党旗山”，脚下是官兵誓死捍卫的大好河山。车辆渐行渐远，哨所官兵那黝黑粗糙的脸庞、纯净坚毅的眼神，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二

在海拔近5000米的驻扎点位上，中士张栋琪给我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故事。

入伍第二年的冬天，张栋琪跟随部队到高原驻训。除了要克服缺氧带来的高原反应，还要面对极寒的恶劣天气，这对当时还不满20岁、第一次上高原的张栋琪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一天上午，张栋琪和战友们正在鲁营长的指挥下，进行阵地搭建任务。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阳光明媚，刹那间就乌云笼罩，狂风四起。不多时，天空飘起了雪花。

前一晚站岗时，张栋琪的大衣被突如其来的暴雪打湿。此时，衣着单薄的他瑟瑟发抖，挥舞着铁锹的胳膊渐渐无力，一股眩晕感随即而来。他迅速蹲下，蜷缩在土堆旁。突然，张栋琪感觉肩膀一沉，一股暖意从背后传来。回头望去，一件棉大衣盖在他身上。他惊讶地叫了一声“营长”，刚想张嘴再说些什么，却见鲁

营长一把接过他手中的铁锹，迎着风雪加入构筑工事的队伍中。

雪地里，营长和战友们埋头工作的身影感动着张栋琪，他稍作休整，又站了起来，加入队伍中。

我把这个故事记录在采访本上，脑海中突然想起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丰碑》。文章讲的是红军行军途中，一位军需处长把棉衣让给了战友，自己却在严寒中牺牲的感人故事。

在《丰碑》的结尾，作者写道：“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三

在扎西岗边防连的会议室里，当记者们对着墙上的地图兴奋地分享着自己曾走过的足迹时，旁边一位安静端坐的战士，突然小声地说：“我家就在扎西岗村。”

扎西岗村的藏族小伙子入伍后被分配到扎西岗边防连，这样的巧合一下子就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你为什么来当兵”“当兵有什么理想”……记者们七嘴八舌地提问，奈何这位藏族战士汉语说得不太好，简单交流了几句后，便腼腆地笑了。

从班长的描述中，我们知道了这位藏族战士朗嘎多吉的故事。建连以来，扎西岗边防连始终与周围村镇保持着共建关系，一茬茬官兵定期到扎西岗村为村民们免费理发、修家具、义诊等，这个传统延续了许多年。

少年时，多吉家5口人过着并不富裕的放牧生活。每当解放军来村里义诊的时候，多吉的目光总会跟着那抹迷彩绿。

其实当兵前，朗嘎多吉就已经是民兵了，经常与扎西岗边防连官兵一起巡边。巡边路上的那些沟沟壑壑，对于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多吉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只是，当民兵的时候，多吉经常是被保护的那一个。一次紧急任务，多吉和任务官兵一起前出，危急时刻，官兵将多吉挡在身后。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多吉说：“当时很害怕。”

“如果再遇到那样的危险怎么办？”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随军舰远海航行，看不尽美妙风景。天气晴好时天空湛蓝、碧海如镜；穿越雨区时黑云磅礴、暴雨滂沱；如遇台风过境，海天浑然一体，舷边浪涛漫卷，可谓气象奇崛、壮丽非凡。好天气里吃过晚饭，战友们三三两两漫步舷边，放眼远眺，天边定是一派盎然。灿烂的霞光以海为席，铺展成色彩的盛宴，大自然给了这群年轻的海军官兵最无私的馈赠。

不久前，威继光舰搭载海军3所院校的300余名学员和教员，还有10名来自巴基斯坦等国的海军学员，从青岛起航一路南下，跨南海、越赤道，在南半球的热带群岛中自西向东穿航，最后经太平洋北上，穿横当水道返回东海。50天的航程，近海的航线商船如梭，远海的航道美景如画，中外海军学员在共同的训练生活中结下深厚友谊。

犹记得跨越赤道那天，风轻云淡，微浪轻涌，头顶的蓝与脚下的蓝把军舰和军人映衬得更加威武刚毅。作为第一次进入南半球的纪念，学员们自行策划了一场跨越赤道仪式。他们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大多入伍才两三年，跨越赤道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此这场仪式也被他们看作“成人礼”。9时许，在舰艇的飞行甲板上，数百名中外海军学员整齐列阵。随着舰指发出口令，中方学员举起右拳，齐声喊出军人誓词，表达着拼搏奋斗、建功大洋的决心。

紧随其后，还有一个同样别具意味的“赤道取水”活动。多名中外学员协力将铁桶吊放入水，再提升回甲板，桶内的海水，即赤道送给他们的礼物。军舰在高速航行，涌浪在舷外扑打，一双手、两双手、三双手……学员们从桶里分装着赤道水。桶口虽小，水面却倒映出太平洋美丽的天空，倒映出年轻水兵绽放的青春。

越过赤道，进入爪哇海，一路上景象壮观。这天上午，我正在驾驶室跟拍学员岗位见习的画面，一群飞鸟滑翔而至，绕飞舰艏后在甲板降落。它们是什么鸟？学员们纷纷开始讨论。直到驾驶室门外的甲板上落下一个浅灰色的灵动身影，大家方才隔着玻璃发现，是赛鸽。起初，玻璃内外的人和鸽只是安静地相望，良久之后，鸽群的其他成员振翅起飞，可驾驶室旁的这只赛鸽却只顾迈步追逐。它累了，或者受伤了？

这时，一名中方学员与一名巴基斯坦学员来到门外，蹲下身移步靠近它。它并没有受到惊扰，顺从地听凭学员轻轻捧起。两人从头到脚仔细查看鸽身，未见伤口。该怎么办呢？再不走，它就赶不上同伴了。放飞吧。两位学员双手轻轻一扬，它顺势展翅，朝着鸽群飞去，不久就消失在碧海蓝天间。两名学员共同放飞鸽子的过程，被我的镜头记录下来。

我们沿着爪哇海向东，到访印度尼西亚泗水港。从泗水港起航，继续往东追赶朝阳，穿过班达海和阿拉弗

大洋气象

■高 密

拉海，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这一路上，中外学员混合编组同吃同住，时间长了，大家除了在专业上互相交流，生活中也逐渐熟悉起来。他们翻出各自手机里的照片，介绍自己的过往经历，畅想未来的美好前程。闲暇时，他们抱起吉他、拎起二胡来一曲合奏。夜幕下，他们相约来到甲板，指点夜空中的星星……年轻的军人们虽然国籍不同，却有着一样的关于海洋和未来的愿景。

离开莫尔兹比港的那天上午，阳光似乎随着人们的心情变得更加炽热。军舰飞行甲板上热气腾腾，码头上人影攒动，人们展开大红横幅，手中挥动着国旗，翘首等待军舰起航的时刻。起航之前，随舰参训的两名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军学员离舰，他们走下舷梯，在舷梯口与中方学员告别。微笑、握手、拥抱，相互拍一拍肩膀……阳光拉长了他们的身影，从珊瑚海吹来的风鼓舞着他们的军装。这群年轻人，以如此简约的仪式完成了一段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传递。

战舰起航继续向东，穿过珊瑚海，前往最后一站——斐济苏瓦港。在连续一周期的航行中，风浪大作，舰船击碎的浪花化作白沫扑向舰身，在甲板角落里凝成一层层结晶。年轻学员们风斗浪，伴着战舰驶向广阔深蓝，他们身后，是奔腾般翻滚的万顷波涛……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机场的晨曦

■巩怀书

东海刚涌出
半圆的红日
标志开飞的旗帜
已在塔台前升起
整个机场沸腾了
加油、挂弹
充电、充气
机务兵大声校对数据
一切都是那样的
忙碌、紧张、有序

起飞线上的战机
抖擞翱翔蓝天的双翅
急着出征的铮铮誓词
急切地，跃跃欲试
等待着号令起飞出击
列队的机务兵面对战鹰
立正、注目、敬礼
鱼贯腾空的战机
瞬间，消失在云端天际

战机，追赶着红日
撒出尾烟缕缕
像洁白的哈达
在橘红底色上
和着风的节拍

曼舞飘逸

机场的天，机场的地
有动有静，有红有绿
辛勤的汗水与自信的目光
组合成别样的生动美丽

掠过耳畔的鼓点

■宗德宏

雪，落下来了
转眼又是一年
我们的信念坚如磐石
脚步铿锵，奔向远方
风，呼啸着，找出来
我们对早春的期盼

过往的岁月，有温馨的心愿
有阳光照耀下的每一个角落
簇新的希望
跌落尘埃、幽怨
看那升扬的帆帆，劈波斩浪

我赞美卷起千尺浪的海涛、港湾
无论在城市、村落
旷野、天山
只要祖国一声令下
我们，永远冲锋在前
为了母亲的微笑
何惧征程万里
当我们登上峰巅，俯瞰这片疆土
是如此景象万千
旗帜高昂，初心不变
再出征，掠过耳畔的鼓点
声入云端



当兵走阿里，当军事记者更要走阿里。虽说已在新闻战线工作了7年，也采访了近百座军营，但要说起上高原，我还是头一次，兴奋之余不免有点忐忑。

车辆行驶在219国道上，这条不到10米宽的道路很繁忙，经常能看到涂装成荒漠迷彩的军车车队依次驶过。路边，一簇簇绿色从车窗外闪过，那是荒漠戈壁常见的植物——红柳和骆驼刺。

不知翻过多少个达坂，绕过多少条盘山公路，直到傍晚，我们才抵达此行的第一站目的地。记者们没有了刚出发时的兴奋，一个个神情疲惫。战士们热情地过来帮我们搬行李、分房间，并叮嘱我们在高原动作要缓慢，不要跑。可他们却身手敏捷，快步如飞。此时，我注意到他们的衣袖上都别着一个绿色的小物件。

“这是什么？”我指了指前面班长的左臂。

“哨子啊，用来应对紧急情况。”班长笑着说。

夜幕降临，透过窗户向外眺望，远处山坡上的几个大字令我瞬间湿了眼眶。那是战士们用一块块石头拼出的战斗标语——训练不怕苦，打仗不怕死。

繁忙的补给线、不知疲倦的驾驶员、带着哨子的战斗员……我回想着这一路的见闻，决心要讲好边防军人的故事，记录下他们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气神。

一

此行之前，我就在电视里见到过高原上的那座“党旗山”，镜头掠过荒芜的悬崖峭壁，突然出现一抹亮眼的红色，镜头再拉近，那是在一处突出的崖壁上手绘的一面巨大党旗。苍茫的天际间，这抹用忠诚浇筑的红色，成为边防军人又



飞鸟翔集 中国画

喻慧作



长 征

第5987期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多年前，顾成华刚踏入军营，新兵班长问他想去什么地方，顾成华脱口而出：“发射一线！”班长笑了：“人人都有发射梦想，却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号手。”

新训结束，顾成华站在队列里等候分配命令，心中充满了期待。“一线”人员名单念完了，没有他，他开始不安起来：“我会去哪儿？”

终于，在“二线”人员名单公布时，顾成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来接他们的是个上等兵，刚上车就给新兵们打“预防针”：身处深山老林、手机没信号……一开始，顾成华不以为意，只要能操控长剑飞天，这些根本微不足道。

终于到了驻地。窗外，几乎看不见绿色，只有光秃秃的山和同样光秃秃的树杈。顾成华努力说服自己，导弹发射车兴许就藏在某个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处等着自己呢，这样想，他也就释然了。

当晚，顾成华思来想去，睡意全无。他向下铺伸脖子问：“班长，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成为一号号手，亲手发射导弹？”

班长看了顾成华一眼，扭过脸去：“睡吧。”

圆 梦

■张广军 黄武星

顾成华撇撇嘴，用被子闷着头，不吭声了。

清晨，顾成华跟在班长后面，顺着蜿蜒的小路走向大山深处。

来到“龙宫”人口处，班长停住脚步。顾成华一时没反应过来，想着即将一睹大国长剑的真容，仍满心欢喜地迈步往里走。还没走到安检机，两位岗哨把枪一横：“同志，请出示证件！”

“证件？”顾成华扭过头看向班长。

“你干啥去？”

“班长你不是带我上岗吗？”

“这就是了。”班长指指门前一个哨亭，“接岗。”

安检机旁一名军士哈哈一笑，拍着顾成华的肩膀说：“你是守导弹的，不是操作导弹的。”

那天，顾成华甚至不知道是怎么上的岗，脑子里嗡嗡的。

晚上，顾成华辗转反侧，爬起来壮着胆子委屈地问：“班长，我觉得这好像不

是我的第一志愿……”

没想到，班长回答得很干脆：“不是！”随后，他又意味未尽地补了一句：“而且，你以后也很难见到发射车。”

顾成华眼前一黑，心中好似被挖掉了一块，心跳也有些紊乱。

接下来的日子，顾成华每天就立在那小小的哨亭里，除了班里换岗的战友，与他相伴的就只有无言的大山。

数辆猛士车之后，高车长剑带着不怒自威的气势缓缓驶过岗哨，发出龙吟般的轰鸣。顾成华被深深地震撼了，他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眼眶瞬间湿润了。

回营路上，班长对顾成华说：“以后要打起精神来，我们这个岗位虽然守在深山里，却是背靠大国长剑……”

高原的夜伸手不见五指，顾成华似乎能感受到班长希冀的目光。那一晚，顾成华梦到钢铁长剑穿过戈壁卷起滚滚烟尘，呼啸而起的雷霆带着白练般悠长的弹道划破天际……